

法窗小品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舉世第一部卓富人文關懷精神之通史

嚴定暹

當代享譽全世界的中國學者錢鍾書曾說：

「太史公司馬遷為追求不朽而寫史記，卻也為許多古人打了防腐劑！」

司馬遷的筆端是常帶感情的，這份感情不是他個人的怨、憎、情、仇，而是對後人的關愛；在太史公之後、乃至於千年而下與他無緣相見、而與他同樣具有血肉之軀的凡夫俗子，司馬遷都有深厚的關愛：希望提供他們作人處事的智慧、希望他們藉由前人的智慧能走出自己人生的康莊！

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以「前事」為「後事」之師、避免後人重蹈覆轍正是中國文化中傳史之「宗旨」！

史官的職等不高，但是在東亞文化的傳承體系中影響深遠，因為良史自古即是「往來不窮」的優質「介面」！

曾在Discovery頻道看到一段畫面：一隻水鳥以超於凡鳥的智慧而能有較多的漁獲——只是，這隻水鳥的智慧及身而止，即便是能與其他水鳥分享，但是，不可能廣為流傳；當然，更無法流傳至後代！

禽鳥與百獸之中想來也會有才智超出同類者，但是，牠們對寰宇萬象的覺知、牠們的智慧、牠們對生命經驗的省思無法造福同類，因為，牠們才智的結晶有如飛鴻踏雪泥，很快的隨陽光而逝、隨流水而去，無法流傳！

人類之文明能夠與時具進，主要是由於人類智慧藉傳承而可以累積！而在整個東亞文化體系中，在智慧傳承的流程中，「史官」是關鍵性的角色！

三千年前，周代建國之始，行政制度之建置中即有「史官」；「史官」的職責是照實紀錄帝王之言、行，作為檢討帝王施政得失的依據，並以檢討所得留作後世帝王



養成教育中重要的教材以及施政之參考——所以，史官對當時的帝王不負勸諫之責，史官的紀錄當代帝王也不得「閱讀」——史官制度在中國施行了近三千年，流風所及，日本、韓國皆深受影響！韓劇「張禧嬪」中，那位朝鮮君王獲知後宮種種不良之傳言竟然都是事實時，第一個反應是：「史官會怎樣寫我？」

「易經繫辭」上傳載：「神以知來，知（智）以藏往……往來不窮謂之通」——這段經文揭示一項常人日用而不知的智慧秘笈：能對未來事作精準判斷是料事如「神」；將自身暨前人過往之經驗有系統、有效歸納、整合是「智慧」；能以整合過往經驗之「智慧」為準據而對未來事作精準判斷，即：對前事、前人之終結有正確識察、覺知，並將此「識察、覺知」有效運用作為規劃未來之準據；也就是：能將過往之經驗推陳出新而得能裨助未來之事、未來之時、未來之人；也就是：能將前人、前事與後人、後事無縫接軌，此種「不薄古人愛今人」、造就「往來不窮」的情懷就是真正的「通」！而以「前事」為「後事」之師、避免後人重蹈覆轍正是中國文化中傳史之「宗旨」！史官的職等不高，但是在東亞文化的傳承體系中影響深遠，因為良史自古即是「往來不窮」的優質「介面」！

易經六十四卦中有一個「大畜」卦；大畜卦提示了一個秘笈：一個人如何將自己由凡胎俗骨脫胎換骨、自我畜養成為一個偉人？那就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這個秘笈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一個人從平凡人成為偉大人並非天註定，而是由自我培養、自我牧養，而其密笈是：懂得藉重前人的經驗與智慧以充實自己的內涵，擴充自己的生命經驗！這個秘笈也可以借用大物理學家牛頓的話作詮釋：「我看得遠，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國文化中豐富史料內所載記的諸多「前言往行」是一位高智慧、高身量、高能量的巨人！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當然有助於開拓前行之康莊！

二、世界級教養經典

日本漢學家武田泰淳於1937年10月起，足足兩年，被徵召為鎢重兵，從軍於中國華中，閒暇之時即讀「史記」；退伍後即以當時的體驗與思索，著手撰寫「司馬遷」，竟然在日本引起意想不到的轟動；經多次再版之後，書名改為「史記世界」、「司馬遷——史記的世界」，並被收錄為「世界教養全集」之一。

有一次聆聽蔡志忠先生之演講，蔡先生提及：目前世界暢銷書排行榜：（一）聖經；（二）孫子兵法；（三）易經；（四）史記。

三、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

在面對生命巨大轉折之際，在深刻的心靈、肉體雙重的鉅創之中，處於得不到任何支持系統扶持的狀況下，憑藉前賢往哲嘉言懿行的導引，司馬遷不斷的自我掙扎、不斷的藉著那些在苦難中自我證成的血淚史例自我安慰、自我鼓舞、自我激勵，孤伶伶的含著血淚作自我心理建設、自我砥礪，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生命之中的死蔭幽谷，開始從事締造生命高峰的志業——傳史！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一位史官；這位小小的史官因著本身的熱情與天真為當時在戰場失利的大將軍李陵仗義執言——基於憐才、基於義憤、更由於以己度人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辜負君王、背叛國家，推想將軍世家的李陵當然不會辜負君王、背叛國家，這番認定使司馬遷在漢武帝面前為並無交情的李陵仗義執言——小小的史官與家世顯赫的大將軍怎可能有交情——司馬遷的義行為自己帶來浩劫，因為他觸犯了帝王的威嚴，以至於關進大牢、論處極刑——這樣的結果完全不是司馬遷所能料想的！

身處黑牢，熱情好交友的司馬遷此時此刻發現：昔日故舊好友似乎已將他遺忘，沒有一人前來探望，當然不能指望他們為自己辯解申冤！在面對生命巨大轉折之際，在深刻的心靈、肉體雙重的鉅創之中，處於得不到任何支持系統扶持的狀況下，憑藉前賢往哲嘉言懿行的導引，他不斷的自我掙扎、不斷的藉著那些在苦難中自我證成的血淚史例自我安慰、自我鼓舞、自我激勵，孤伶伶的含著血淚作自我心理建設、自我砥礪，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生命之中的死蔭幽谷，開始從事締造生命高峰的志業——在歷經行拂亂其所為、苦其心志、空乏其身、動心忍性之後，司馬遷增益了他原來不能之事，他認知「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渺小的個人只要能秉持正義，掌穩生命之舵，即便是只有脆弱的肉身、有限的生命，仍然能在綿長的宇宙之中綻放永恆的光芒；因此，司馬遷放棄了我執、昇華了自我，戮力從事千載之功——傳史！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將歷史分為三種形式：「原型歷史（Original History）」，像官方文件、信件、日記、公共紀念碑和碑文等等的文件資料；「反省型歷史（Reflective History）」，將歷史資料轉變為一契合性的敘述，並闡明其重要意義；「哲學型歷史（Philosophical History）」，湯恩比所說「應然歷史」，從歷史過程中推測出更深一層的人性意義。我國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卓具哲學意義、卓富人文關懷精神的歷史典籍於兩前年前完成於一位歷劫刑餘的史官——太史公司馬遷之手；「史記」的完成對於人類文化的貢獻乃是古今中外有識之士的共識；對太史公司馬遷個人而言，「史



記」的完成使他達成「造就自己」的人生目標、並體現「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造福人類之偉大情懷——歷劫刑餘後的自我提升，使司馬遷猶如西洋神話中浴火重生的鳳凰；時至今日，司馬遷是人中之鳳凰已是毋庸置疑的定論！

太史公司馬遷歷經死去活來的生命歷程，體會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乃以他個人對人類深沈的悲憫，秉持「述往事、思來者」的慈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觀情懷，寫下走過中國二千年歷史的「史記」。

當代享譽全世界的中國學者錢鍾書曾說：「太史公司馬遷為追求不朽而寫史記，卻也為許多古人打了防腐劑！」

四、長河流金

太史公司馬遷自我期許的千年萬世之功，的然歷經兩千年歲月之淘練，益證惠愛長存人間——「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史記影響後世的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哲學家，以至於無論知識份子、愚夫愚婦，只要讀了史記，就很難不被他影響，太史公司馬遷是落實了宋代大理學家張載所言「為往聖繼絕學」！

太史公將其著述「史記」定位為「私人著述」；但是，「史記」開中國正史規格——「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都「步（follow）」「史記」之規格，宋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清趙翼「廿二史劄記」說：「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無怪乎梁啟超云：「太史公誠史學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史學新論）！

史記「敘事見理」的寫作方式，開文學寫作大家風範：唐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北宋歐陽修所倡導的文體革新運動，以及明代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學復古運動乃至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散文家，無不規模《史記》的文章——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

五、未見顏色而言，無端賈禍

司馬遷基於人情道義的一席仗義之言卻使他被認定「誣罔」之罪而論處死刑——就司馬遷受腐刑之後，漢武帝立刻調任他為中書令（當時內廷秘書長），極其尊寵信任這種情況看來，當初將司馬遷交付廷尉議處，倒未必是真要置司馬遷於死地，只是帝王的率性任意卻為司馬遷帶來一場死去活來的浩劫！

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秋，將軍李陵孤軍深入大漠，戰敗被俘，竟然沒有殉節而降敵，消息傳至大漢朝廷，對李陵頗為倚重的漢武帝至為氣悶——兵敗降敵若不嚴懲，怎能振勵邊將的氣節？但是，想到會折損一員大將終是心有不甘，在憤悶衝突的情緒之中，這位以寬猛並濟，恩威並施統馭群臣的君王所表露的食不甘味，聽朝不怡，令文武百官人人危懼，深恐言行稍有不慎而成為君王遷怒的對象。這時，有一位常隨武帝身邊，職位很低的史官司馬遷，面對君王的憂戚之色激發他一腔忠義之情，此刻，他真想竭智盡忠為國家儘一些心力，並為帝王分憂。他想到前些日子李陵將出關三十天所經過的山河地形繪成地圖遣人奏呈武帝，武帝得知李陵帶兵極得軍心，士卒都願效力，很是喜悅，而滿朝文武莫不爭著向皇帝道賀，恭維皇帝有知人之明；而今李陵兵敗降敵，不但沒有人為李陵稍事辯解，甚至有人無中生有的在君王面前說李陵的壞話，希望藉以討好君王；這位滿腹詩書卻少歷世事的史官對這種現實勢利的情形深感寒心！他和李陵曾在內廷共事，不過，他是文職小吏、李陵是武官大將，雖為同事並沒有往來，甚至不曾同桌共飲，所以，談不上交情。但是，司馬遷認為：李陵是有飛將軍美譽的名將李廣的孫子，應不至作出有辱家門之事，倘或降敵，必有苦衷；而觀察李陵之為人，事親至孝，與朋友交往極重信義，錢財方面不苟取與，對待人謙恭有禮，而日常言談之間所流露的就是要在國家危難之時奮不顧身的報效國家。可以說，李陵平日所表現的就是一派行己有恥的國士風範。再以這次戰役而言，李陵僅率五千步卒，深入強敵境內，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殺死的匈奴士卒遠超過一萬人，由於李陵及其步卒的奮勇力戰，使匈奴軍隊根本無暇救死扶傷，以致於竟動員所有強弓善射的民兵共同圍攻李陵，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途窮卻沒救兵，在士卒死傷堆積如山的狀況之下，只要李陵一聲號令，軍士們仍然擦乾身上的血跡，眼淚往肚子裡吞，拉著弓弦，冒著被敵人白刃殺傷的危險奮起殺敵，李陵如此能得軍心，比之於古代名將實不多讓！而今在萬不得已的狀況下舉措失當，竟然遭一些但求全軀保妻子的佞臣藉機無中生有的橫加污蔑以取悅君王；李陵的處境激發了司馬遷的滿腔正義，他心懷款款忠誠亟欲為李陵之事向武帝進言，期盼能讓帝王寬懷，並堵塞小人的



挾怨報復；只是史官對於朝政是沒有發言權的，也只有忍在心中。一日，武帝午睡起來，司馬遷輪值伺候，武帝竟然問司馬遷對於「李陵投降匈奴」的看法；司馬遷大喜過望，心想這正是為李陵進言的大好機會——時隔兩千年後的推論：帝王怎會徵詢一位對朝政沒有發言權小吏的意見，想來這段日子以來這位史官「有話要說」的模樣已經引起帝王的注意——司馬遷一發言即盛稱李陵的功勞及苦戰的艱難：

「李陵這次雖然戰敗，然而他以五千步卒與匈奴數萬騎兵作戰所表現的驍勇善戰的事實已足揚名於天下！」

「李陵之不死節而降匈奴，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司馬遷推測：「李陵必另有所圖以報漢室！」

司馬遷祈求武帝不要懲處李陵家人，為李陵留一條回頭路——漢朝慣例，將軍投降，滿門抄斬；大大出乎司馬遷意料：武帝聽了他的奏言之後勃然大怒——司馬遷怎知道自己一番仗義執言卻無意之中觸及武帝的心病；而那些被司馬遷指為「全軀保妻子之臣」，對於司馬遷的譏刺至為反感，武帝的滿腹怒氣加上這輩臣子的煽風點火，武帝以「沮貳師、為李陵遊說」的罪名將司馬遷交由廷尉議處，其後定為「誣罔罪」之罪處以死刑。

武帝的心病為何？漢廷這次征伐匈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三萬餘騎兵為主力，而李陵的五千步卒是游擊兵，結果裝備精良的主力軍根本未遇敵，而李陵談不上裝備的游擊兵卻苦戰而沒有援兵；因此，武帝以為司馬遷之盛稱李陵苦戰乃是有意指責李廣利的無功，甚至可能影射自己有所偏袒，這豈是以英明自期的武帝所能容忍呢？當然會勃然大怒！那麼，李廣利是何許人？能獲得武帝如此優容？李廣利就是深為武帝嬖幸繫念的李夫人的二哥！

漢武帝最鍾愛的李夫人往生之後，武帝時刻繫念，不但寫下悼念李夫人的詩詞賦文，並想如何讓出身寒微的李夫人光宗耀祖、光大門楣，不僅以後禮安葬且封她大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並刻意栽培李夫人的二哥李廣利建立戰功——漢武帝時代，「建立戰功」是封侯、封王的捷徑；天漢二年封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統領三萬騎兵部隊開出酒泉，企圖在天山一帶狙擊屢次侵襲西部邊陲的匈奴右賢王。不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很清楚：李廣利未必能擔此大任，遑論建立戰功！只是，這位英武的帝王自有撤步，詔令李陵率領所屬軍隊護送李廣利軍隊的鎰重——這樣的規劃當然是期望李陵輔佐李廣利建立戰功！李陵乃龍城飛將李廣的嫡孫，善於騎射，素有祖父之風，曾經帶領八百騎兵，深入匈奴境地二百多里勘查地形，武帝因此任命他為騎都尉，派駐酒泉、張掖，李陵於此地教射練兵已有數年。年近四十，自負甚高，要他充當輸送鎰重的差

役，自然深感大才小用，更何況是平素頗為瞧不起的李廣利——所以當李陵在未央宮武臺殿被召謁，獲知命令之後，他向武帝懇求：

「我所率領的邊關屯軍，皆是荊楚一帶的勇士、能力出奇的劍客，力氣大得可招死老虎，射箭百發百中；臣願自率平日所操練士卒，從側面牽制匈奴的軍隊，使其兵力分散，不致專向貳師軍！」

也就是說：李陵選擇擔任前鋒，先進入沙漠；並承諾考察地形，且會將所見、所知大漠地形繪製地圖送回朝廷以供貳師將軍李廣利行軍之參考——刻薄以言，大漠之中行軍未遇敵，不也是「所向無敵」、間接可圓成武帝提攜李廣利的規劃！武帝對李陵這樣的選擇倒是不反對，但是也看出李陵的心意，就說：

「大家都是為國家作事，又何必在乎誰隸屬誰？而現在派往各地的馬匹已經很多，沒有剩餘的馬匹可供使用了！」

李陵回稟：「不一定需要馬，臣願以寡擊眾，有五千步兵就可直闖單于宮廷！」

這樣的答覆令武帝喜不自勝，認為李陵夠勇壯，同意李陵自己獨立帶領一隊，到蘭幹山南去吸引單于的兵力，不讓匈奴集中兵力攻擊貳師將軍——另有一說：精明的漢武帝並未被高興沖昏頭，對於「不要戰馬」，他要李陵立下軍令狀，這位倔強的大將軍是具結了！

漢武帝天漢二年，李陵帶五千步卒北擊匈奴，起先因沒有和敵人相遇而能深入敵境，並且依承諾送回大漠地圖，朝臣皆向武帝道賀——李陵的軍隊在初與單于軍相遇時，面對先天上居優勢的匈奴騎兵及一天攻擊數十次的車輪戰法，真是一以當十、乃至一以當二十，令匈奴單于既佩服又恐懼，正準備撤退時，適巧李陵軍中一名受軍法處分的軍侯懷怨投降單于軍，並洩漏軍情：「李陵只有五千步兵，並無後援」。單于獲知李陵的步卒總共才五千人，且無後援，馬上調集大量精銳騎兵將李陵的部隊重重包圍，並遮斷李陵的後路。在這樣的狀況下，李陵仍率所屬步卒力戰至弓箭用罄，當眼看絕無可能獲得後援之時，李陵本打算以死全節，而一名親信苦勸李陵：「從前浞野侯趙破奴為匈奴所擒，過了幾年在逃回國，武帝對他還是很優待；何況將軍這次以寡擊眾，震撼了匈奴，雖敗猶榮，以後設法逃回京師，一定會受到特別優遇。」

這番說辭並未打動李陵，他仍然作了必死的打算；只是，眼看自己辛苦訓練的步卒死傷殆盡，所剩的兩三百步卒亦將同歸於盡，心中實在不忍，後來在重重圍困之中，為了分散敵人注意，使麾下所剩不多的士兵得以脫困的萬分不得已的狀況下，李陵投降了！（以上取材於「漢書李陵傳」）

李陵這次戰役的前因後果以及戰場上的實際情形司馬遷豈能盡知，但是，他基於



人情道義的一席仗義之言卻使他被認定「誣罔」之罪而論處死刑；更不幸的是：太史公為李陵申辯後之次年，有消息傳說李陵為匈奴練兵，準備攻漢，武帝更加震怒，司馬遷確定了死罪。當時有兩種方法可免死刑：一是以錢贖罪：但需五十萬錢，官小家貧，又無親友肯襄助，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在當時並非鉅款的五十萬；二是受宮刑（腐刑）——司馬遷選擇了宮刑以抵死罪。腐刑在當時似乎也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李夫人的大哥李延年即曾受過腐刑；就司馬遷受腐刑之後，漢武帝立刻調任他為中書令（當時內廷秘書長），極其尊寵信任這種情況看來，當初將司馬遷交付廷尉議處，倒未必是真要置司馬遷於死地，只是帝王的率性任意卻為司馬遷帶來一場死去活來的浩劫！

六、回首成春——司馬遷走出災劫的心路歷程

當身陷牢獄之中，個人的尊嚴早已付之蕩然，肉身與心靈的雙重戕害令自尊自重的司馬遷情何以堪？這樣的景況教他何以自處？此時此際，他的博學多聞、多識前言往行當是有助於他的痛定思痛——司馬遷開始尋思：往古之聖賢豪傑中有沒有像他這般倒楣的人——有罪而遭懲處是為「罪有應得」；無辜而遭禍是為「倒楣」——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所列舉的那些個儻非常之人，在橫遭災劫之後，不但不因而灰心喪志、自暴自棄，反而以脆弱的血肉之軀向坎坷的命運挑戰，而回首成春，使有限的生命不但不隨流光而逝，反而輝發出無限的光芒映照古今，這些昭著史例，一直至兩千年後的今天，猶足以令讀到這封信的人大感振奮；這些歷經災劫、不僅未被銷鎔、反而綻放生命光華，如浴火鳳凰般再造生命高峰的昭著史例，至於今，猶是身在苦難中者的強心劑！

當身陷牢獄之中，司馬遷可能千次、萬次的想到死，他悲憤的想以死明志，只是年輕的生命碌碌無成、甚且蒙受深重而無以自陳的冤屈，就此走上自絕之路，又豈能甘心？再說，犧牲生命就能讓真相大白嗎？以他當時卑微的身分地位，一旦自殺，在天地之間不過是九牛亡一毛，豈會激起波瀾？若干年後，就算有人想起這件事，最可能的結論是：當年某某史官因為多嘴而惹上殺身之禍！如此這般的結局，他豈能甘心？——就常理而論，依司馬遷自負且剛烈的性格，在受到如此無妄的冤屈，應該會自行了斷才是，怎會承受他自認是莫大垢辱的宮刑呢？十年之後，司馬遷在寫給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報任安書」）中，有一番深刻的表白，他告訴任少卿：「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一個人的生命於古往今來、難以數計的芸芸眾生之中，實在渺小如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但是，對於懷有高遠的人生理想、有強烈自我實現意願的司馬遷而言，含冤自盡，豈僅僅是輕於鴻毛？他怎能甘心自己的生命是這般浪擲！然而，無妄之災以致於被囚禁於圜牆之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個人的尊嚴早已付之蕩然，肉身與心靈的雙重戕害令自尊自重的司馬遷情何以堪？這樣的景況教他何以自處？

此時此際，他的博學多聞、多識前言往行當是有助於他的痛定思痛——司馬遷開始尋思：往古之聖賢豪傑中有沒有像他這般倒楣的人——有罪而遭懲處是為「罪有應得」；無辜而遭禍是為「倒楣」——在寫給任安的信中，司馬遷長篇大論的敘述往古的一些王侯將相或功勳蓋當世、或聲聞廣被，然而無妄罹罪、身陷法網之時，多不會自行了斷：「且西伯，伯也，拘於牖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網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同時，司馬遷更一再稱述古代偉大的著述也大多是作者於歷經人世中巨大的劫難之後，藉著述完成自我實現：「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侷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司馬遷所列舉的那些侷儻非常之人，在橫遭災劫之後，不但不因而灰心喪志、自暴自棄，反而以脆弱的血肉之軀向坎坷的命運挑戰，而回首成春，使有限的生命不但不隨流光而逝，反而輝發出無限的光芒映照古今，這些昭著史例，一直至兩千年後的今天，猶足以令讀到這封信的人大感振奮；這些歷經災劫、不僅未被銷鎔、反而綻放生命光華，如浴火鳳凰般再造生命高峰的昭著史例，至於今，猶是身在苦難中者的強心劑——只是，「報任安書」是一封私人書信，司馬遷下筆之時並不曾料想尚有第三者，乃至更多的、難以數計的人會讀到這封信，當然更不曾想到借用這些史例鼓舞人心；司馬遷只是向老友傾訴心曲，他告訴老友：血肉之軀的他，面對死亡，確實害怕；刑具加身，他又何嘗不恐懼？更何況死亡所代表的毀滅令他不甘，他不願自己的生命只是一片蒼白，但是，更不能忍受自己的生命染上污點；然而，他也並非那樣



能面對自身的恥辱傷痛而貪生苟活的人；宮刑是身體與自尊的雙重戕害，真比死還可怕；但是，死能明志嗎？在無人安慰、無人鼓勵，在絕對的孤獨、苦痛之中，在痛徹心扉的情緒之中、他不斷的自我掙扎、不斷的藉著那些在苦難中自我證成的血淚史例自我安慰、自我鼓舞、自我激勵，含著血淚作自我心理建設，孤伶伶的自我砥礪——司馬遷不為現實屈服的高潔靈魂及對自我的崇高期許，在這些絮絮的叨念中自然呈現；不過，在這些亮麗、悲壯文辭的字裡行間所流露的自安自慰、自勉自勵的情懷，又有誰知那正是司馬遷那脆弱而又剛烈的痛苦心靈最深沉而又錐心泣血的哀號呵！

在經過劇烈的內心衝擊、動心忍性之後，想到不甘心含冤而死、不甘心如此平庸的走向生命的終結；再說，自殺而死也不足以明志，而父親臨終的遺命又尚未達成，這種種切切教司馬遷作了「忍辱苟活」的抉擇——慷慨赴義，一死則百了；而「忍辱苟活」乃是要在有生之年不斷的面對傷痛恥辱，這樣的抉擇，實在是萬不得已的痛苦抉擇；然而，在確知立功當世的人生目標幻滅的同時，他並從先哲先賢在艱彌勵，或垂範、或垂文的史例中體察：肉體的生命誠然有其極限，但是，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不是必然隨從肉體同歸於腐朽；雖然，他自認大節已虧，立德、立功對他而言已是無份；不過，在「立言」方面仍然有廣大的空間可供他努力耕耘；因此，決意不爭一時而爭千秋！有此決斷，也稍能慨然面對自身的傷痛，司馬遷告訴任少卿這位知交：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陷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就極刑而無愠色」絕非這位剛烈史官的意氣或虛飾之言，確定了成就自我的人生指標——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這項指標也的確需要他全力以赴，那麼，與此無關之事自然不在心上，也無暇計較。只是，「無愠色」並不表示無傷痛，他告訴任安：「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兩千年而下，這番悽苦情懷之剖白猶不能不令讀者為之零涕呵！

日本漢學家武田泰淳說：「歷經兩千年的歲月，再讀太史公這封書信，仍然令人垂淚！」——「報任安書」據推定是寫於漢武帝征和二年十一月末，即西元前九十一年

的冬天，這封單純的、只是寫給好友剖白心志的私人書信，歷經兩千一百年的歲月卻不曾灰飛湮滅；歷經兩千餘年的流光，司馬遷所訴說的傷痛情懷仍然深深挑動讀者的心弦！歷經兩千餘年的流光，司馬遷歷經災劫、超越自我、化苦難為悲憫的大愛情懷長存人間！

七、述往事、思來者——宏觀千古的悲憫情懷

太史公以歷劫刑餘的血肉之軀不畏命運的磨難，天人交戰之後沉澱人性的陰暗面，重新綻放璀璨的人性的光輝；於寒澈肺腑、痛入骨髓的經驗人情的冷酷之後反而激發了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逆境堅志節的操持，豈是「偉大」二字足以盡之！

司馬遷極為崇拜屈原、賈誼，他本身豐沛的感情、敏銳的感性較之於這兩位傑出的文學家，不僅不稍遜、容或過之，但是，「文學家」卻未成為他戮力以赴的人生目標，因為，他不只是關心自己、他不以抒發個人的情感、怨忿為已足，他有一個期待：我犯的錯不希望後人重蹈覆轍；我吃過的苦希望後人不要再吃同樣的苦；我所受的罪希望在人間絕跡！

在述說傳史宗旨的「史記自序」以及自述情懷的「報任安書」中，太史公司馬遷同時提到：「述往事、思來者」——每一執筆，時刻縈心的是：此人、此事的載記對後人的幫助何在？如何下筆能幫助後人在前人的事蹟中得到經驗、啟迪智慧、激揚善心！司馬遷的筆端是常帶感情的，這份感情不是他個人的怨、憎、情、仇，而是對後人的關愛；在太史公之後、乃至於千年而下與他無緣相見、而與他同樣具有血肉之軀的凡夫俗子，司馬遷都有深厚的關愛：希望提供他們作人處事的智慧、希望他們藉由前人的智慧能走出自己人生的康莊！

漢代大文學家揚雄對「史記」的評語是「多愛不忍，子長（太史公司馬遷的「字」）也」——兩千年而下，揚雄的認知已被所有史記的讀者所認同：太史公司馬遷對全人類都有熾熱的關愛、不忍人們在蒙懂無知之中犯錯；司馬遷竭盡所能的提供生命的智慧！

因著「述往事、思來者」的使命感，太史公司馬遷要求自己：不可因個人的好、惡、愛、憎干擾史事的載記；因此，他自我期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乃是欲詳究客觀力量（天）、主觀力量（人）之間相應相參，此消彼長、互為補益的種種狀況，以及天力、人力的極限；也就是亟欲了解：「天」對宇宙萬物最大的助力可達何種境地？一棵樹因為陽光、雨露、土壤的相宜



可以永無止境的向上生長嗎？「天」對宇宙萬物最大的制約力又可達於何種程度？石頭能限制小草的生長嗎？人的努力如何去配合天？人力回天的可能性及其限界。而太史公對於此一問題的探究卻非置之胸臆，憑空思辨，乃是從實際的人事現象入手；而他對人事現象的探討力求避免偏執，而是綜賅長遠時間、廣大空間所有人、事、物之間的互動與流變，所以太史公說：「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指史料的蒐集、整理），王跡所興，原始察終（找出行為的因果關係），見盛（看出其何以盛）觀衰（看出其何以衰），論考之行事（凡始盛終衰之變皆從實際的人事作為上去考量）」——就廣遠的時空而言，事事物物皆是變動不居，未嘗有瞬間稍息，太史公司馬遷深深期盼透過生生不息而又變幻萬端的人事現象中去了解、尋繹出一個人類前進的大方向，人類行為的大準則，也就是要在萬變之中析取不可變之常道——通古今之變，因為必須「通過古今之變中所認取的常道，才可信其為常道；否則容易陷於截取變中的假象，將其誤認為不變之常道」，所以，「通過古今之變」旨在「得古今之常」——「通過古今之變是把歷史拉長了看。只有把歷史拉長了看時，才能了解使公所提出的變中之常道，真可謂之常道」（註）而在綜析史事、史料之後，他將自己審慎思考、析變所得存諸史冊，他說：這是「一家之言」！司馬遷之所以強調「一家之言」可見其苦心：一方面期望後人認知這部史書是他的私人著述，不是代表官方的公文書；另一方面，他也期望讀者瞭解：這部史書中寄託了他個人的思想、期望與理想。不過，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前提下，這「一家之言」並非師心自用之論，而是極為審慎，力求客觀周至；以「一家之言」界定傳史情懷可察知太史公對歷史、史料暨史學的深刻理解與辨析。史料萬彙，傳史者之學養、人格、動機等種種因素必然牽涉到對史料的去取、排比；而其間的選擇裁量必然關涉到史實、史料及成章後的史籍間的差距，所以，任何一部史籍的撰著都是「一家之言」；只是，一部力求客觀、周至的「一家之言」往往經得起時間、空間的考驗而能成為「萬人之言」、「萬世之言」！

（註）引自徐復觀著「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中史學精神」，原載大陸雜誌五十五卷第五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卓識遠見及悲憫的情懷，因此，整部史記中，太史公司馬遷並非高高在上的批判人性，而是越過了個人愛憎，以寰宇大化為平台寫人物、寫事件；因此，戰爭、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現象的因循衍變，綱舉目張、歷歷如繪；帝王將相、能人志士，以致於看守城門的抱關者、狗屠的屠夫等市井小民都面目靈動而鮮明，即使相隔兩千年，史記中人物的音容笑貌都令讀者有如在眼前之感，因為太史公司馬遷不僅僅是記人、記事、記物，太史公司馬遷是以天地

為心關照他們，所以，整部史記躍動著鮮活的生命力、展現豐富而多樣的人文風貌！時至今日，廿四史中被改編成戲劇最多的史書，就是「史記」：據統計，僅現存的元雜劇中，就有十六種是取材於「史記」，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天賦的多愛不忍、血淚的人生經歷、深刻的理性思考、卓越的見識、崇高的自我期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多重因素的交織激盪，西元之紀元前，我國第一部、並為世界上第一部卓富人文關懷，更具有超越時空的歷史性眼光，為我國史學權威之創著，並為文學的經典之作的通史——「史記」因緣而誕生了！

希哲塞尼加（Seneca）嘗言：「順境中的良善能使人憧憬追求，逆境中的良善能使人欽佩稱頌！」並說：「在俗人的脆弱的本性終能鍛鍊出一個神聖的堅定的信念，那才是真正的偉大！」（註）太史公以歷劫刑餘的血肉之軀不畏命運的磨難，天人交戰之後沉澱人性的陰暗面，重新綻放璀璨的人性的光輝；於寒澈肺腑、痛入骨髓的經驗人情的冷酷之後反而激發了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逆境堅志節的操持，豈是「偉大」二字足以盡之！

（註）：塞尼加Lucius Seneca（A.D.4-65）羅馬唯一大學問家；曾為暴君尼祿（Nero）的老師，拜為宰相，後被尼祿下獄詔令其自殺而死。哲學上崇奉斯多葛學派，又為道德哲學的原始創立人。本文所引塞尼加之言見於「培根論文集」之「談死」、卡「談逆境」二文。

聖經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調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史記」五十二萬字中每一個字都是如此真情摯愛的流露；「史記」也證明人間確實有如此全備的愛！